

文學下午茶----凌性傑老師

不能說的祕密

談現代詩的創作、詮釋、教學

20080424 成功高中

13:00—15:00

◎凌性傑

個人簡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生於高雄市。天蠍座。師大國文系、中正中文所碩士班畢業，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曾獲台灣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現任教於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著有詩集《海誓》、《所有事物的房間》、《解釋學的春天》、散文集《燦爛時光》、《關起來的時間》。迷信山風海雨，寂靜的冥契與感動。開設有部落格：

大洋之濱 <http://blog.yam.com/lshjet/>

寫作態度：

此在人生，我渴望真實與永恆。體制之中我熱愛似不可得的自由，唯其不可得，能夠自在也就心滿意足了。藉著書寫，倏忽即逝的都找到恆定不移的可能。藉著書寫，可堪紀念的往事都將留存下來，也讓我變成一個有故事的人。這麼多外在於我的生命，給了我光與熱，我也只是寫下去而已。關於生命關於詩，似乎是這樣，像印第安泡尼族人對著風祈禱，「現在我們就要安全地前進了」。渴望安全地進入未知裡頭，渴望一種神祕的和諧。

講綱：

壹：現代詩、意象、音樂性

一：怎麼現代怎麼詩？詩意的棲居

二：現代詩的意象

三：現代詩的音樂性

短長之間通聲氣：長句與短句

曲調隨人見抑揚：

規律中的變化、變化中的規律

貳：閱讀與理解

一：尋找意義的人

二：給自己一個解釋

三：作品分享、現代詩心理測驗

附錄資料：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我也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當代青年詩人，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於安徽省安慶城外的高河查灣。在農村長大，1979年15歲時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大學期間開始詩創作。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關臥軌自殺。海子一生，憑著輝煌的天才，奇蹟般的創造力和敏銳的直覺，在極端貧困、單調的生活環境裏創作了包括詩歌、小說、劇本等大量的文學作品。海子曾獲北京大學第一屆藝術節五四文學大獎特別獎(1986)、第三屆《十月》文學獎榮譽獎(1988)。海子的部分作品已被收入近20種詩歌選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出版的詩集有《土地》(1990)、《海子、駱一禾作品集》(1991)、《海子的詩》(1995)、《海子詩全編》(1997)。

徐志摩詩選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裏依洄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裏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悲哀裏心碎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裏的光輝

雪花的快樂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裡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飛颺，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飛颺，飛颺——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裡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
等著她來花園裡探望，
飛颺，飛颺，飛颺——
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

鄭愁予詩選

偈

不再流浪了，我不願做空間的歌者
寧願是時間的石人。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遊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這土地我一方來，

將八方離去。

賦別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中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暗真的已經成形了……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箏的孩子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
風箏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
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的；
雲出自岫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
「獨木橋」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專寵的權利；
紅與白揉藍於晚天，錯得多美麗
而我不錯入金果的園林，卻誤入維特的墓地……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的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牧羊女——邊塞組曲之三

「那有姑娘不戴花

那有少年不馳馬
姑娘戴花等出嫁
少年馳馬訪親家

哎——

那有花兒不殘凋
那有馬兒不過橋
殘凋的花兒呀隨地葬
過橋的馬兒呀不回頭……」

當妳唱起我這支歌的時候
我底心懶了
我底馬累了
那時——
黃昏已重了
酒囊已盡了……。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蹙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La dolce vita 凌性傑
——義大利文，甜蜜生活之意
為我親愛的那人而作

我也會在生活的此地說他國的言語
讓脣齒輕輕開啓威尼斯與天空

陽光下橫掛著棉繩晾曬那些
一再被生活穿上又脫掉的身體
那些笑聲隔著門窗閃耀
玫瑰盛開一天有好多次
在臂彎所及開始一天兩個人

我要去哪裡？我們要往哪裡去？
兩種問法都教我們的人生離題
花園裡的歧路使我對你充滿鄉愁
除了眼前所見，我們已然一無所知
那是我和你之間，也是我們之間
一個世界瀰漫水霧
還有模糊的香氣

這時候如果沒有我，你要去哪裡？
如果我忘記你，無法分辨什麼是
生活、什麼是日常，什麼是去去就回
你願意為我把那些過往的事物一一
命名並且貼上重新使用的標籤嗎？
讓我無知的快樂著，想像世界靜止
同一時間做同一個人你也願意嗎？

你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他人
雖然有時兩個人不代表我們
但是用皮膚就可以理解所有
形而上的問題，至於形而下的疑慮
則在不斷起伏辯證的左胸底
我伸舌舔著單球冰淇淋
那是整座佛羅倫斯，文明的天氣
或者歷史的陰雨。當我們
並肩走向一個叫做未來的地方
教堂頂端又傳出信仰與鐘響
我只是這樣一個人信你不疑

在我們的境內有一種神祕
有一種美好的抵達我不想忘記
我們翻譯著彼此，做著同樣的夢
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所有的門

生活的甜蜜不在他方而在這
當下，讓我用聲音用簡單的思想
蓋一棟房子叫巴摩蘇羅，意思是
思慕太陽。哪裡都不想去了
就在這裡，餐桌上擺滿理想
我甘心在這裡把一生用完
就是在這裡，在睡眠之前
還有一點遙遠的光與暗
讓世間萬物安安靜靜
各自找到各自的房間
(2005 林榮三文學獎新詩二獎作品，自由副刊)

螢火蟲之夢 凌性傑

用尾端，輕輕，就能頂住全世界的黑暗
死亡或遺忘。我便這樣不由自主的發光

沒有誰教我如何祈求一場露水一頓晚餐
沒有誰教我怎樣尋覓一片水澤讓身體依靠
但彷彿有誰在我們之上端坐凝視
不說話，只安靜整理自己的思想
草叢中腐爛的聲音似有似無
我與同類爭相前往沒有光的地方
在飛翔中睡眠，睡眠中飛翔
最好是這樣，五月的雨剛剛降下
慾望，潮濕而溫暖
而我似乎已經懂得了什麼
懂得了應該做些什麼

有一個夢我進入它
有一個傾斜旋轉著的星球
我在它身上盡情排泄、舞蹈
此時此刻，神祇都已告退
遠天的星光似乎與我們無關
逕自閃爍希望或失望的淚水
微風吹動蕨葉，孢子盈盈的飛散

水聲開始潺潺，魚族興奮的產卵
我感到非常非常孤獨，並且應該
與什麼一樣，本能的相互尋找
碰觸彼此的憂傷、彼此的光亮
然後擁有更多的快樂
完整的黑暗

輕輕頂住，我以及我的光
那生殖的氣味
正在相互激盪呼喊

（2003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作品 20031002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海誓——給世界唯一的你

歡樂的命運我們擁有
每一天，潮汐定時漲落
每一隻水鳥找到迷路的方向
每一艘船讓自己發懶、打鼾
夜航的客機在我們頭頂上
在星星與月亮之間
穿越三千多個春天
帶走那些被調暗的藍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你
身邊仍然空曠的記憶
回到我們陌生而羞怯的身體
語言是存在的語言
雨滴是天上的雨滴
我們偶爾感到憂愁
只爲了分辨喜歡與愛
願意或是不願意

重要的是，時間的海
還有那些寫在水上的字
只有經得起洗磨的
才能存放在這裡
十九歲的告別已經模糊

當時沒有岸，我只記得
我們說了好多洶湧的話
胸懷之中好多洶湧的理想

住在活生生的身體裡
開始懂了，也相信了
我們擁有命運的歡樂
是世界中的唯一
你就是我，最孤獨的海
你就是我，最艱難的信仰
世界上唯一僅有的花
世界唯一的你

聯合報副刊愛抵達專欄

01 七星潭看海

經過了十年，我終於開始當初擬定的環島旅程。只是，不知道應不應該覺得可惜，身邊沒有你，我是一個人上路的。近年來，唯有這部豐田小房車裝卸我的身家財產，陪我在島上去去來來，讓我有所依靠。穿越北宜高跟蘇花公路，疲累的我在黃昏時停車，對著七星潭發呆。一直到黑暗罩下，自己也被夜色吞沒，才稍稍清醒。明白的知道，不論從哪一個方向出發，是再也無法抵達你了。此刻，我們之間沒有船，也沒有路與橋。寬闊的海洋在我眼前，而你已經停留在陌生的那一邊。我喜歡暗裡有光：燈火依隨海岸線悄悄蔓延，海釣者甩動釣竿，捕撈小卷的船隻通體發亮，星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海水退潮，幾隻迷路的蟹在我周遭亂竄。至今想起，我還是非常高興當時曾經爲了你迷路。

02 松園遠眺

我喜歡在陽氣最盛的午間時分在松園閒晃，當日光大肆潑灑，陰森的詭魅感便被清洗殆盡。有一回，在夏天夜晚與畢業生來此飲酒，竟覺得皮膚長滿涼意，此後便不再夜

上美崙山。小小的園子位於美崙坡上，植有許多清奇超拔的松樹，因以為名。日治時期，據說神風特攻隊出征之前，即在此處接受天皇賞賜的御前酒。台籍慰安婦或也曾在這裡傾付青春，發出低低的呻吟。因為天氣晴朗，我可以清楚看見花蓮港灣船隻的去來，紅色燈塔孤絕的聳峙。每一艘船都這樣，為了離去而到來。聽不到浪聲，但耳邊有松濤喃喃，彷彿是在祈求或祝禱。有些已經不想記得的往事，也總是這樣，隨著微風輕輕襲來，陰魂不散。我不曉得，為什麼靜靜注視著河流入海的時候，突然又想起你。

03 磯崎搖滾

磯崎灣是一處特殊的海灣，在群山的環抱中，有著臺灣東部罕見的沙灘。早年阿美族人在此捕魚、狩獵、曬鹽，稱這裡加路蘭。這幾年夏天，帶了不同的朋友來這裡踏浪戲水，而有時靜靜坐著就很美好。這次趕在颱風來襲前造訪，令我意外的是，整個沙灘震動著熱音搖滾。來此之前，去了一趟早已廢校的磯崎國小。那是電影盛夏光年中的海濱小學，親臨了現場，更覺海天遼闊四下蒼茫。原本安靜的海水浴場裡，各個樂團吶喊叫囂，歌詞中暴力與髒話充滿。我心想，哪來這麼多憤怒，繼續愉快的看著啤酒女孩穿梭推銷。海面上圍起的安全領域，好多人在游泳衝浪。滑翔翼從山巔緩緩飛降，海水一吋一吋漲潮。望向遠方，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樣，希望自己的身體被打濕，青春，陽光，歡笑。

05 港都暴雨

88 號快速高架道路上，我把車上的音響開得很大，讓聲波往復激盪。雨刷以最快的速度撥去雨水，我在速限邊緣回到這個長養我的城市。雨水讓人逃無可逃，我希望能夠把油門踩到盡頭，任這個城市在腳邊傾倒。

閃電從正北方打下，雷聲轟轟作響。世界上再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像這裡一樣陽剛：鋼鐵與造船，經過鍛鍊的靈魂，革命加浪漫。穿行在城市上方，天際線隱而不見。這是莫大的幸福，不必想過去，也不必想遠方，更不用管虛無是多麼暴力。我只需要握穩方向盤，在出發與到達之間找到一種心安。

孤獨的旅程中，我看著天色變換，一切都要重新定位。這城市雨水狂亂，我想很快就可以給你消息，跟你說說這裡的天氣。心裡潮潮的，我很高興那些無家可歸的愛，終於有了去向。

06 夢時代

大概很少人會像我這樣，隻身一人去搭乘摩天輪，兀自享受緩慢的上升與下降。商業文明撐起這浮華世界，鯨魚造型的建築體彷彿宣告著，一個海洋國家的誕生。小小的島上，有此為憑，彷彿便能騎鯨破浪，迎向無限的寬廣。若是再更自大一點，世界便是我們的了。我最怕聽到領航的人說，向前行，甚麼都不用怕。因小自卑，以大傲人，很少人可以沒有這通病。然而眼前一切的誇說，都讓我心內惶然。七彩光線輻射，閃爍，放出又收束，屬於一個時代的夢。我又想起青春期那幼稚的遊戲，站成一排，掏出陽具，甚麼都要比一比。

到如今才發覺，沒有什麼可長可久。偉大的事物，也已經並不偉大。時代一再考驗青年，堅硬與持久的能力。下了摩天輪，把車開出夢時代，我希望再一次溫柔的鑽進你心裡。

07 星光碼頭夜飲

手握著啤酒杯，我是可以不醉不歸的。無所事事的星期五晚上，這世界不再有傷心的歌。緊鄰的幾家夜店以爵士、搖滾相互抗

衡，音符紛紛撞擊著心房。我選了戶外的座位，可以看大船靜靜泊靠，耳朵只聽海浪與汽笛鳴叫。碼頭名為星光，聽來纖細唯美，其實是粗獷雄放的。霓虹燈閃爍旋轉於其間，難免顯得惡俗。然而生活在此地，便無須分判雅與俗，我喜歡這個城市收容各種不一樣的理想，呈現多變的面貌。即使歷經了政局變遷，依然可以流血，可以衝撞。與高中同學一杯接一杯的乾了，那些被生活打敗的熱情，卻怎麼也數不完。當年的我們，沒想過如何與時間鬥爭。唯當頂上稀疏，小腹微凸，才發現青春帝國一吋吋失守。反覆咀嚼十七、八歲的往事，世界隨著暈茫。子夜潮水緩慢退去，我說，這是我們的南方。

左營孔廟偶得

我感到無與倫比的巨大
因為那些被天命所成全的：
王位、冠冕，良善的政權
潛入夏日午後，樹影深深
陽光掀開我的眼簾
燕子啄去歷史的碎片
在萬仞宮牆與蓮花池
之間，在蟬聲與掉落的
時代記憶之間
我想著他只是一個人
一個人守著文明的道理

他贊成在春服裁好的時候
一起走向溫暖的水邊
非常喜悅的唱歌
與他喜歡的世界相對
只不過常常無法拒絕
世界的秩序剎那間傾頹
在流浪的路途中
用光最後一點存糧

他或許也這麼相信
擁有堅強靈魂的人
慈悲並不是一擊就碎

並不會一擊就碎的
教養與愛，倒影於水中
萬事萬物都相信於他
我願意與他從事同一種行業
卻無法不困惑幾千年
一個人怎麼變成神
思想成為宗教
身體變作廟堂
曾經，受自己的傷
也受時代的傷

神祕偶爾是不受歡迎的
我聆聽著美，天地陌生的美
聆聽恐懼、遠方的奧義
把精神與意志填進了
舊城的磚瓦隙縫
收起手中的素描本
小小的心願突然
變得巨大無比

學生作品選錄

東行

(一) 起點·福爾摩沙
母親啊！請留我於此
這裡是我紮根的土地

我在流浪前埋下一隻初生的筆
帶不走的我全留下了
—— 一些牽絆和拉扯和

根

(二) 太平洋

我捧著浮萍入水
跳水的姿勢激不起花兒
啊！流浪者正好適合
以恰如其分的動作躺入海裡
失根的浮萍如是浮起

(三) 中途島

那是一份沒有酬勞的工作
沒有房間的旅店
失去羅盤的水手底棲在此
遙遠的故鄉在向他招手

(四) 180°E

這邊 換 那邊
現在 日 未來
。 線 ？

(五) 美洲東岸

安地斯於南，落磯於北
我在其中尋找有關印第安和馬雅
遺落的部族與信仰
石矛裡蘊著祖先的光芒

(六) 北大西洋暖流

為浮萍澆上千萬里外的海水漸次
海洋的那端是歸處，而洋流
為我帶來更多的淚水淋漓

眼眶濕了
眼神乾了

(七) 羅馬帝國

凱薩的地中海航過許多
流
浪

的

船

我逆著西風望見一把刀正要開鋒
小亞細亞的日出很亮
有人從港邊抵岸

(八) 亞洲內陸

之後便是一片接天的的荒漠
希望幾乎渴死
路越走越長，腳步越走越淺
你是燈塔
導我向來時的路

(九) 珠穆朗瑪峰

遠方的山頂有聖母枯坐
流浪於此
我早已遺忘
每個人命中皆住著浪子

(十) 長江

六千公里的命脈
你的枝節蜷伏成一葉海棠
多少人為你禱頌
無盡江水全倒進黃海的袖子裡
如此你便泱泱地臨幸整片海洋

(十一) 黑水溝

先人喚你做如此汗名
你卻也木木若愚

海上陰鬱著風暴
我歸航的最後一份禮物

(十二) 出生地·台灣

行路至此，囊中清泉已冉冉成釀
這裡
是去處，也是歸處

你說

你說你還在城市裡盲目地行走
日復一日尋找著折返的路徑
慾望與歎息依舊高低起伏
隻身在陌生的文明裡
窘迫地辨識著不熟悉的唇語

你說最近的你
不適合想像
於陌生的雨中
穿行過街
思鄉的病症
令人心事潮濕
舊日遙遠
已如薄影
突顯著某些
無以名狀的差異

你說總是會有那種時候
當最後一滴雨水
落入傘底
我們仍要練習
記憶所有離去
仍要勉力練習
蹙腳的造句
要堅信世界
離你並不遠
即使夢境裡
外病菌滋長
已無日光

你說你一直在等待新的乾季
在試圖適應鄉愁
偶爾空襲
在歸期來臨之前
繼續換氣

暗城

人們默默的
伸
長頸子
企盼。

太陽把自己擠成
方形
好穿過牆上的
小窗

這是個沈重的年代
空氣是固態的
把人們
輾壓進 1x1
灰暗的方塊裡

碰，咯扣。
碰，咯扣。
碰，咯扣。

默默的
排成一列
以同樣的姿態
默默
宣洩僅存的熱情。

記得洗手。

聽見

層層疊疊的黑盒子
紀錄著
在這一時刻的呼吸中
他落了幾個拍子
少了幾個不該少了的
掙扎

是誰？
自私又悲憫地
完成了一座
將死亡和生命
死命隔離的堡壘

任憑牆外的有東西
正瘋狂槌打著砰砰
的節奏
這堵牆依舊懷有自我的
堅持

是誰的殘忍
繼續引導這幾欲停滯的血流
儘管
那慘白的面容只差
一席純白布幕的
宣告

繁複如花束的插管
逕自從室溫探入體溫
直到條條都完整無誤地接上軌道
血壓卻開始低落
低 低 低 低 低低低——低低低——
鬧鐘響了
吵醒了淺眠的死神
今夜
誰
也不必睡了

我摸了摸
胸口
彷彿真有一片濕黏的血跡
染紅了我的呼吸
方才那陣電子儀器的低吼
精確地鑿穿我的心臟

我在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寂靜裡
融化了雙眼（沒有嘶喊）
剩下甘甜的淚
鋸斷了雙腿（沒有悲鳴）
只留下膝蓋以上的軀幹
亮白的瓷磚面上
沒有腥甜的血

只有 一灘由淚水拓開的汪洋
映出潔白的迴廊中
呼嘯而過的涼

耳邊
依稀還能聽見
那點滴
那淚滴
截斷我的意識時的低笑
和
那點滴
那淚滴
以垂死之姿下墜時劃過的
風聲

我真的
真的聽見了

詩的音樂性與繪畫性

【凌性傑／紀錄整理】

春雨初歇的午後，花蓮的天空仍然有點灰，詩意在這塊靜謐的土地上悄悄滋生。出生於花蓮的主持人陳義芝說，自三歲離開這片土地後，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的回返花蓮，在山風海雨之間，花蓮高中作為台灣文學重要的搖籃，是文學史上可以見證的。詩人楊牧、陳黎、陳克華，小說家王禎和、林宜濤，散文家吳鳴、廖鴻基，都是花蓮高中畢業的校友。花中文學傳統極其深厚，江山代有才人出，在這片文學領地，詩人陳育虹、向陽帶領著青年學生追問詩的發生。陳育虹談詩的聲音結構（音樂性），向陽談詩的圖象與意象（繪畫性），藉由這兩個面向，我們通往詩。詩的音樂性
陳育虹以輕柔的嗓音唸著自己的詩作〈只是一株細瘦的山櫻〉作為開場，抒情且迷人的帶人進入詩的世界。她回憶自己在家裡後院

種了山櫻花，出國十多年以後回來看見山櫻開花，當下便有體悟而寫下這首詩。詩句中反覆使用細瘦兩個字來傳達山櫻的姿態，同時也比況風吹時窸窣窸窣的聲響。最後幾句尤其充滿張力：「只是一株細瘦的山櫻就把整個宇宙／佔滿了整個心佔滿了／（一株細瘦的山櫻以及山櫻細瘦的死／就把整個後院佔滿了）」。只是一株山櫻，卻可以面對整個大宇宙。物質的與心靈的，在此可以相互融通。詩人現場的朗誦證明詩一定要唸出聲音來，聲情與文情必須相應，才是這項技藝的最高境界。

詩是一種語言文字的藝術，字義與字音乃構成這項藝術的兩大要件。從兩千多年前希臘羅馬的史詩、中國的《詩經》以降，詩人們不斷的吟詠，詩歌有別於其他文類最根本的元素正是音樂性。詩與歌關係密切，往往無法分割來談。詩的音樂性來自於固定的格式、韻律，不斷的回環往復之間讓人方便記憶，琅琅上口。中國的唐詩、宋詞、元曲，西洋的十四行商籟體、十九行鄉村詩都是詩的格式，詩的形式規範可以從這些不同的樣態上看出來。從閱讀古典作品的經驗，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可以找出一種文學的層次感。古今的對應，也讓現代詩人更能夠清楚的掌握自己的位置。

陳育虹追溯中西詩歌的傳統與新變，西方在十九世紀中以後才出現自由詩，對韻律比較沒有嚴格的要求；中國則在五四運動白話文興起以後，詩的格式規範打破了，現代詩人只能憑著一己的直覺與學養去創作詩歌。她引詩為例，陳義芝〈這一生的發生〉用「一」貫串全詩，有疏有密，有重複亦有變化；另一首〈我們去找我們的海〉看來簡直是現代的詩經，整首詩充滿了詩經〈蒹葭〉的情味，音韻節奏也跟古典相互呼應。美國詩人史蒂文斯說：「詩是要用神經去唸的。」因為寫詩的時候總是帶有感情，所以唸的時候必須用

感情才有味道。

陳育虹將詩的音樂性歸納為四種表現方式。第一種是押韻，不管是頭韻或尾韻，都是字音的重複。第二種是句型的複沓，譬如詩經〈子衿〉、〈采葛〉，一唱三歎，又如向陽的〈黑暗沉落下來〉，「黑暗沉落下來」可說是種子句，以此反覆造成規律感，規律中又有變奏。第三種是段落或是斷句的處理，楊牧跟管管一個南腔一個北調，斷句方式各異；詩人講話習慣不同，斷句的模式也就不一樣。第四種則是整體的內在音樂。前三種可以從形式上直接分析，最後一種則要連結詩的整體意義來看才能發現。內在的音樂性沒有鑿痕，聲音與意義一體，她舉凌性傑〈螢火蟲之夢〉呈現的是一種輕的東西，抓不住的東西，弓、尤這樣安靜的韻，以及輕細的聲音，使這首詩輕盈而乾淨。

內在的音樂性其實就是一首詩內發的氣質，這也是最重要的。詩人是裁縫師，可能用一整晚把一件衣服縫縫拆拆，當衣服完成，卻沒有人可以見到他的辛苦和裁縫痕跡。陳義芝〈海邊的信〉了無鑿痕，正是這樣的佳作。陳育虹認同詩是一種音樂性的思考，詩人是以音樂性思考的人。詩人不試圖說服什麼，只是把感覺帶給人家，帶著音感看事情而已。只有情感耐久，情感本身就是音樂性。詩的繪畫性

在太平洋與中央山脈之間，娶花蓮美女為妻的向陽說自己是半個花蓮人。他充滿詩意的笑稱：陳育虹長得比較繪畫，自己長得比較音樂。簡單的說，詩通過圖象來表現，透過聲音或音樂、歌聲來傳誦。

要說起詩的藝術特質，向陽不薄今人愛古人，同樣從古典講到現代。他回想起小學時背誦唐詩，古典詩歌以固定的音節來呈現，而其中皆有圖象。譬如杜甫名句：「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光是「星」、「平野」、「月」、「大江」這四種圖象，就構成了完足的詩意。

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則全由意象的組織，達到詩意的完成。

所以他又說詩是有聲的圖畫，圖畫是無聲的詩。中國古代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就是這個道理。詩歌、音樂、美術形式不同，然而表現的方式是一致的。詩的音樂性就外在而言，包括了用韻、句型句式的格律、聲音平仄幾方面。就內在而言，則如同象徵主義詩人馬拉美所說：「在聲音之中召喚意義。」並且藉著詩歌，梳理、洗滌情感。詩的繪畫性可以分三層來談。在最表層來看便是原始圖象，顏色、花朵的意象可以直接從文字上讀出來。第二層進入了意義與象徵的層次，用百合代表純潔，玫瑰則是愛情的化身。第三層便深入到文化的內涵，同樣是白花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代表著死亡，在西方文化情境裡則代表著純潔。所以意象的解讀，必須放置在文化脈絡下來看。符號學大師索緒爾談符徵（符號的表象）與符指（符號所指涉的意義或內涵），可是並沒有談到文化意涵的層面。

通過圖象的交互比對、運作，繪畫性自然就顯露出來了。詩中圖象的構成其實也指向心象的完成。文字本身一端指向看得見的圖象，另一端則指向意義。以手指月，目的不在指，而在月。思想如何突破，如何能夠頓悟，才是詩人要思考的。

中文字形本身就可望文生義，眾木可以聚為森林，把月字寫歪了便是斜月。所以現代詩人嘗試展現詩的外在繪畫特性，我們稱之為圖象詩，或叫做具體詩、符號詩。若要為此下個定義，外型上有圖畫感的詩即為圖象詩。詹冰〈水牛圖〉即是一首好的圖象詩，外在形式（文字排列成一頭牛的形象）與內涵意義兼顧。所以好的圖象詩強調以文字作為圖素重心，除了要畫出外在形象，也要帶

出意涵跟本質。

白萩〈流浪者〉、林亨泰〈風景〉其二、陳黎〈戰爭交響曲〉也都是圖象詩佳構。〈流浪者〉以一株絲杉矗立地平面上喻示流浪者的孤獨，重疊的句子又呼喚出音樂感。這裡面有音樂、有繪畫，亦有內在的意涵。〈戰爭交響曲〉以兵、兵、兵、丘幾個字形交織出一首現代詩，充分運用了漢字以形見義的特色。唸的時候，一如機關槍掃射，聲音上的要求也做到了。這詩總字數極多，向陽開玩笑的說，唸完的話全場都倒掉了。

向陽自己寫的〈城市·黎明〉摹狀城市文明景觀，詩行的錯落一如大樓、小巷、百貨公司各自散置。這也服膺了詩人自己的詩美學：詩的音樂性、繪畫性、建築性同時具備，構成了魅力以及對心靈的召喚。

詩的能量

山風海雨之外，楊牧也寫過「謠傳的海嘯」。演講結束前十分鐘，「黑暗沉落下來」，發生規模五點六的地震。台下的學生或許是早已習慣這種能量的釋放，僅是輕微騷動。台上的詩人面不改色，繼續談詩論藝。陳義芝豪情萬丈地說，自己當年是乘著花蓮的海嘯出生的，引起同學熱烈鼓掌歡呼。這應該也是詩的能量釋放，青春的震盪。

青春本就是最美麗的詩篇，其中有聲音與形象的結構，有意義的結構。詩的語言突破了常規，一如青春年少的熱情湧動。詩人們說，拿起筆來，寫出自己。或許那便是全然屬於自己的，生命的詩學。

【2006/05/20 聯合報】